

小香店长

张水鱼

小香是网上书店“水先生小书屋”的店长，书店依托于我主持的一个公众号，所以我们打交道比较多。

某日，我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，是《叶圣陶：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》，小香在文章下面留言：“叶老师真是个好老师，点赞！”还加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，如同她平时给其他老师点赞一样。

在后台看到留言，我不禁笑了。因为只有我知道，她不晓得叶圣陶是已故去的语文大师，一般人即使心里把他当老师，也会敬称他“先生”，且不会用点赞这种方式。

于是在微信上给她发语音，让她把这条留言删了。她说这样啊，马上就删了。

与此相似的事还有很多。

她最初做店长的时候，我跟她讲，某本书在店里的价格是85折。她问我：“85折是什么意思？”小香曾经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卖豆腐好多年，她卖豆腐是一块一块卖的，价格也是乡里乡亲们都熟知的，很少有人再讲价，当然不会用到折扣这个概念。

还有一次，她用手机下单发快递时，发微信问我：“上海是哪个省？”很明显，在她的知识库存里，也没有“直辖市”这个概念。小香没有学过地理，她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未毕业。

但这不影响小香成为一名好店长。她具备一名好店长应当具有的素质，那就是善于盘点、服务周到。

当《作文榜样》上架的时候，她主动跟我说：“我发现，买了这本书的人，同时还会买《作文通关》和《作文节奏》，把这三本书组合在一起，叫中考作文三件套怎么样？”当然行啊，这是个十分好的主意。

当广东有位老师反映说，他收到的书有很多褶皱，外包装的纸都湿了，可能是下雨天，快递员不小心把邮包掉到地上导致的，能否换一本新的。小香没有任何犹豫，马上就寄了一本新书给顾客，还把理由讲给我听：“责任虽然在快递员，但直接受损的是顾客啊，顾客买书是为了早点看到，我们不能让顾客等。”小香很爱她的顾客，做了店长之后，“顾客”成了她的口头禅。

为了方便盘点，每销售一本书，她都要画个竖道道，像原始人的计数方法。后来，我教给她写“正”字计数，于是她的本本上都是整整齐齐的“正”字了，看着特别可爱。

小香特别喜欢唱歌，她的朋友圈除了荐书，都是她自己唱的歌。她的歌大多是高音，因为她有一副卖豆腐时练就的好嗓门。在当店长之前，她曾做过四年的微信群主——那可是个500人的唱歌群啊！但她唱的歌我不敢恭维，一是发音不准，二是基本上每首歌都有一两句跑调。所以，当她把她唱的歌分享到公众号微信群里时，我说：“以后不要发你自己唱的歌了，老师们的时间都那么宝贵。”她听了我的建议，每天只在群里分享一首原唱歌曲。

对于小香，我是不是有点霸气了？没办法，这种霸气是从娘胎里就带着的。因为，我是小香的姐姐——亲姐姐。

小香还去了另一个网络平台寻开心。偶然在抖音里刷到她，基本上是凤冠霞帔的存在，粉丝也不少。在那里，她的网名是“超级小香”。

小香的确是有点超能力的，因为这份店长工作只是业余时间的兼职。但她似乎不怕辛苦，还很享受，因为在这份工作中，顾客们常常喊她“小香老师”呢。

当晨雾未散时，我漫步于早已蒸腾起人间烟火的早市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间穿梭时，一抹鲜绿跃入视线，那是一捆捆嫩生生的韭菜，整齐地码放在蛇皮袋上。它们绿得发亮，嫩得诱人。摊主是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太太，她热情地向我介绍：“自家种的，这是今年的头刀韭菜！”看着那捆长短不一的韭菜，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和早些年母亲亲手种的一样。

所谓的“头刀韭菜”，是指春天里第一次收割的韭菜。它不仅鲜嫩欲滴，色泽翠绿，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清新与甘甜。春天的韭菜蛰伏了整个冬季，加上春雨的滋润，味道格外鲜美，营养价值也高。在中医理论中，韭菜性温味辛，有温中行气、散瘀解毒之效，春日食用，更是能温补阳气，增强体质。

往年开春，母亲便会在自家小院的小菜园里忙碌起来，施肥、翻土、播种。小菜园的一角种着的一小片韭菜，早已在春风的轻抚下郁郁葱葱。母亲弯下腰，手中的镰刀在韭菜丛中穿梭，不一会儿，一捆鲜嫩欲滴的头刀韭菜便呈现在眼前，让人想起黄庭坚笔下“韭黄照春盘，菰白媚秋菜”的愉悦。

一捆韭菜，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轻轻一转，便能开启美食世界的大门。粉条吸饱了井水的清甜，土鸡蛋炒得蓬松如鹅

黄绸缎，与翡翠般的韭段搅拌时，木筷挑起的不仅是馅料，更是整个春天的丰腴。

母亲还会做韭菜合子，出锅后的韭菜合子，色泽诱人，外皮金黄酥脆。咬上一口，先是听到“嘎吱”一声，那是外皮破碎的声音，紧接着，韭菜的鲜美便在口中绽放开来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诱惑。

然而，岁月不饶人，如今母亲已年迈，小菜园也因无人打理而渐渐荒芜，只能买一捆头刀韭菜，聊解思念。

回到家，按照记忆中的步骤，将韭菜洗净调馅。一直忙活到中午，一盘热气腾腾的韭菜饺子才端上桌。

我和母亲相对而坐吃着饺子。她掉落的门牙让咀嚼变得缓慢，但春韭的香味让她的眼眸忽然清亮，母亲惊喜地说：“是头刀韭菜！”我点点头，心中满是感慨。

原来，时光这把镰刀收割了太多青翠，却始终割不断泥土深处盘结的根脉。此刻母亲品尝的何止是春鲜，分明是往事的种子发芽。

春天，是生命的开始，也是情感的复苏。我细细咀嚼着饺子，突然觉得春韭的味道从未远去，它只是悄悄藏在每道皱纹，在每个开春时节，将泛黄的记忆重新染成青翠。



头刀韭菜

裴金超

故乡的榆钱儿

陈顺成

村，那天，满村的榆树都已吐翠，钱币似的榆树叶在春风中飒飒作响。

婚礼当天，乡亲们纷纷前来贺喜。那时，贫苦的村民都是几家凑份子，买个脸盆或茶缸、枕巾之类的物品。这时，一个高嗓门的农妇挤进新房。只见她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，一手端着筐篮，筐篮里是透着菜青色的窝窝头。那农妇高声说：“俺没钱给王老师送好东西，送一筐篮榆钱钱窝头，表一表心意，王老师和新娘子以后要好好教俺家榆钱儿念书呀！”屋里人全笑了。

表嫂抱过瘦弱的榆钱儿，表哥把榆钱儿窝头分给众人，我也分了一块。我品尝着榆钱钱窝头的清香，也咀嚼着那个时代的苦涩。小小的榆钱儿怎能填饱肚子？有村民就剥下了榆树皮，磨成榆皮面，背到省城去卖。榆皮面营养价值不大，还会毁了很多榆树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榆林壁的榆树也郁郁葱葱地焕发了生机。当年瘦弱的榆钱儿考上了省里的农业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回村创业，在沟沟峁峁上栽上了梨树、核桃树等各种果树，榆林壁变成了果林壁。如今，村里已经开辟了生态果园游览项目，负责人就是榆钱儿。

春日回乡记

辛一默

很久没有见过故乡的春天。

这些年，我总在暑气蒸腾时带着孩子回乡，或是踏着腊月的雪回家过年，像候鸟般错过了故乡山野苏醒的时刻。

母亲打电话说，今年地里忙，让我们回去帮把手。我恍惚看见16岁的自己。那年春旱，我跟着父亲在坡地锄草，从早晨干到中午，觉得苦不堪言。父亲说：“还是读书好吧？不用受罪。”后来，我很少去地里。可是母亲的召唤是不可忽视的，翌日，我便携弟弟驱车返乡。

扛着农具往山坡上走时，漫山杏花的白忽然撞进眼帘，就像三月的风揉碎了云絮，把对

面的山染成了初雪模样，眼里突然亮堂了许多。对着满山的杏花，我感动于大自然的神奇，多么美妙的风景啊！

我和弟弟说：“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杏花？”弟弟说：“因为你春天很少回家。”

是的，偶然回家，让我感觉以前似乎错过了很多，我们在到处寻找美景，殊不知，美景就在身边。30年的光阴从指缝间流走，城市的车流与霓虹模糊成褪色底片，唯有这满山的素白历久弥新。忽然懂得母亲执意要我回来的深意——有些风景，注定要赤着脚，站在故乡的泥土里才能看见。

明年的春天，我还要回来。



春天如约而至。先是黄灿灿的迎春花一簇簇地带来了春天的消息，紧接着，一朵朵桃花、杏花盛开，带给人们喜悦。于是，整个世界便陶醉在浓郁的春色中。“满眼不堪三日暮，举头已觉千山绿。”在这美好的春光里，我又看到了榆钱儿。

榆钱儿让我想起了故乡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，在榆林壁村小学教书的表哥结婚，表嫂是邻村小学的教师。我随母亲回家乡参加婚礼。榆林壁是一个沟沟峁峁都长满了密匝匝榆树的小山

